

北京历史文化
遗产论
北历史文
集

西山問道集

包世軒


包世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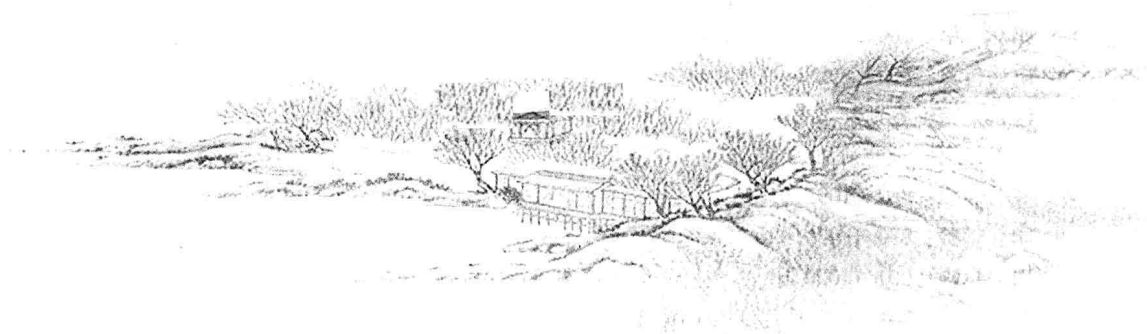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历史文化
遗产论集

西山问道集

包世轩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山问道集 / 包世轩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 3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集论)
ISBN 978-7-5402-2596-4

I. ①西… II. ①包… III. ①文化遗产-北京市-文集
IV. ①K29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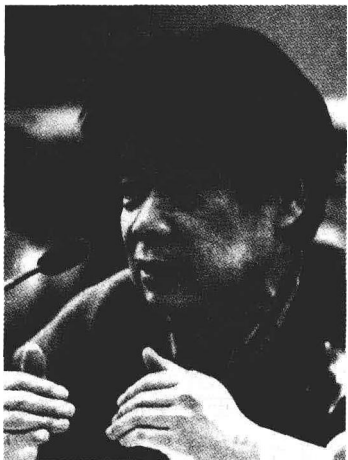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2129 号

西山问道集

著 者: 包世轩
责任编辑: 夏艳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86-10-65240430 (总编室)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850 千字
印 数: 001—1000 册
版 别: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2596-4
定 价: 120.00 元 (上、下册)

燕山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 印刷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欣闻包世轩先生的文史研究成果结集为《抱瓮灌园集》、《西山问道集》，即将付梓。二书逾160万字，是他30年来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的结集，内容都是北京史事，我得以先睹颇有感触。

世轩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西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轩年轻时期是个开机床的工人，即迷恋于北京历史及西山一带的山水寺庙。时逢“文革”、“破四旧”之后，庙宇、文物、碑刻多受劫难，世轩称之为“玉石俱焚”。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世轩凭借一双长腿，不倦地跋涉，到处拜访乡间父老，探寻乡野间的断石残碑。他结合史籍，博闻强记，勤于笔耕，事无巨细均记录在案。对北京史籍文献涉猎广泛，经常在图书馆阅读地方文献，长达十余年，如饥似渴地阅读专业图书，奠定了北京史的研究基础，1980年他因专长得以跻身文博行业，成为基层的文化文物工作者，仍继续求师问道，愈加勤奋系统地踏勘考证北京及西山史迹。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世轩说，中国文化是多元构成的，文献结合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才能多元一体，求得甚解。经过30多年锲而不舍的学习与努力，世轩案头积累甚丰，对历经沧桑的北京佛教、道教史事如数家珍，破解了诸多北京史及历史文物的悬疑。其研究成果多具创建性，对北京史、历史文物、民俗民间文艺起到拾遗补缺作用。

世轩现年近花甲，担任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副所长和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身处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他仍执著地向往“抱瓮灌园”。他的西山友人遍及朝野，常以“把酒话桑麻”为乐趣。《庄子·天地》称：乡间老翁抱瓮汲水，以灌园圃，“用力甚多，而见力寡”。灌园老人云：“吾非不知，羞其不为也”。凡治史者，不停留于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表象，为了弄清楚一件史事，求真、务实，往往不问功利，透过细枝末节，力求甚解，他就是这样做的。世轩深知自己仅仅是学问路途之上的浇灌花果、菜蔬者，遂将研究成果冠名为“抱瓮灌园”、“西山问道”，亦可见其学术旨趣和治学途径。

文物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相得益彰。乡野间的求师问道，不同于青灯黄卷的案头

推敲。通过实事求是的实地调查考察，可以发现并印证历史，这是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况味。在这个过程中，治学者能够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有所发现——这也是当代学者崇尚的学术途径。

北京古称幽燕之地。汉唐以后（即公元10世纪以后），辽为南京、金为中都、元为大都，成为中原的主要都城。史事沧桑，昨是今非，作为千年古都，时至今日北京已面貌大变。《抱瓮灌园集》、《西山问道集》着眼于北京，重在文史考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名胜史迹考；辽、金、元宗教文化考；民俗民间文艺考。

文物名胜史迹部分，二书分别考证了潭柘寺、戒台寺、云居寺、大觉寺、法海寺、天宁寺等北京名寺，多有“求真”的发现。如：潭柘寺是北京最早的名刹，俗谚“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考》一文考证确定其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北京人颇为熟悉的天宁寺塔，明、清以来多传为隋弘业寺旧址，《隋弘业寺旧址为悯忠寺东部的唐辽大延寿寺》一文指出，天宁寺塔实为辽代所建，隋弘业寺故址应在唐代悯忠寺东大延寿寺，即今宣武区菜市口的南部地区；翠微山法海寺的壁画久负盛名，《翠微山法海寺史事考记》一文，考证出祖渊禅师与创建法海寺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功力深厚。并及明正统八年参与筹建的太监、僧众，以及明清、民国期间延续状况，所记乃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者，视野宽阔；京西戒台寺建筑，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认为是清代建筑，今人多沿用其说，《明代蒯祥亲自规划建造的万寿戒台禅寺》一文根据寺内的碑刻文物考定：明代正统年间戒台寺的营造，工部左侍郎蒯祥是规划设计和建造者，1982年戒台寺大殿重修，从大殿顶部藏刻石、宝顶铸字获得进一步印证。文中进一步说：虽然明代正统年间的古建筑在北京尚有遗存，但“确切地指明是蒯祥建造的建筑实例，则仅有戒台寺一处”。世轩不仅关注名寺佛教史事研究，也将业已消失或行将消失的北京历史胜迹纳入视野，多有探微式的考证记录，如：《鲁谷地名与春秋战国时期蓟城历史相关联》、《京西三家店村的千年历史沧桑》、《京西石景山区五里坨、模式口、衙门口村的古旧名宅建筑》、《关于川底下村早期宣传开发工作的回忆》，如此等等题材，二书多有阐述。尤其是对京西民宅建筑特色、历史行业多有阐发，形成可贵的探索性史料。

宗教文化部分，鉴于“异族”统治的辽、金、元时期甚少文献资料，世轩着力于残存的寺庙碑刻，尤其关注未受学界重视的佛教、道教僧道及其师承关系。这方面论文约有20余篇，可构成系列，如：《北京西山寺院佛教史事钩沉》、《辽法均大师及弟子有关史事的考察》、《辽代无碍大师燕京史迹遗存考察》、《辽统和十年玉河县清水院经幢题记汇考》、《金广慧通理所参汴梁佛日禅师考》、《金元时期的五华观与卧佛寺相关史实考略》、《元代大护国仁王寺、镇国寺及相关问题的考察》、《元代王恽撰写的〈宛平县京西乡创建太一集仙观碑记〉》、《百花山瑞云寺蒙古汗国时期通圆懿公禅师遗行碑考》等。这一系列论文中的蛛丝马迹，可见辽金元人文历史的重要侧面。其中，《金元两代海云印简禅系与竹林寺潭柘寺的法脉渊源考寻》、《北京西山伽蓝名僧记》、《潭柘寺历代弘法高僧事略》、《戒台寺元明两代高僧事略》更将相关寺院的数十代高僧一一阐述，完全是“冷板凳”，尤其是对元

代海云大师禅系的研究，堪称独步当今，意义重大。其中阐述的不仅仅是古寺的法脉渊源，亦可见燕京大地上跨越民族、跨越时代的文化融合、文化传承、文化变迁。

民俗民间文艺的论述同样有数十篇。宏观性的概括见于《北京庙会文化担承着民族的精神与魂魄》、《北京“三山五顶”娘娘庙历史与民间传统文化特色》。虽然这两篇文章是纵论性的，煌煌达10万言，材料丰富充实，言之有物，可见世轩不尚空谈的文风。世轩曾参与北京市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的调查和编撰工作，认为：“民间文化是北京史这棵参天大树的主要枝干之一，它如同历史文物一样，是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活生生的历史文化，同样是繁花异卉满枝干，美不胜收，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前文纵论北京庙会文化的历史沿革，涉唐辽、金元、明清，又横向剖析了北京的妙峰山庙会、乡村古幡会。后文进一步详尽地阐述北京“三山五顶”的娘娘庙明清庙会——当代人早已陌生，“三山”即妙峰山、丫髻山、天太山；“五顶”即围绕北京城的东顶、南顶、西顶、北顶、中顶，均表现为北方民俗中深入人心的碧霞元君（娘娘）崇拜。文中不仅阐释了历史，而且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变迁，用“史笔”客观记述了民间传闻中不可理喻的现象。相关文章，又有《金顶妙峰山重兴记》、《妙峰山重兴史事续记》等。

世轩的“史笔”不是“闲笔”，在民俗民间文艺部分所关注的不是“正史”，而是“野史”，即草野、公众、平民口传身受之史。视野涉及各行各业，如：煤业（《门头沟旧式煤窑的开采方式与习俗》、《清代碑刻记载的京西煤业及相关煤业的调查研究》）；石灰业（《京西石灰业的历史与习俗》）；幡会（《京西古幡会调查报告》、《清代北京庙会上的幡鼓齐动十三档》）；香会（《北京民间香会——秧歌会的起源与发展》）；梨园行等，均基于民间的调查和研究资料。对幡会道教音乐历史形态的调查与研究，堪称北京民间音乐方面的扛鼎力作。这类研究颇有“补史”价值，是行业史或活生生的民间艺术史。

我与世轩是20世纪80年代在调查北京古戏楼时相识的，后来又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同事，相交近30年，友情甚笃。他很豪爽，是一个愿意做学问，并做出了学问的人。当初曾毫无保留地提供过门头沟区碑刻资料和50年代的文物调查档案，充实了《北京戏曲志》。我也曾向他请教过京西“山梆子”戏和金元桥梁建筑诸方面的问题。

读《抱瓮灌园集》和《西山问道集》，对世轩有了新的认识，世轩的文章言之有物，学术浓度很大，有诸多文化史价值，值得慢慢品味。“抱瓮灌园”、“西山问道”，以及作为“交叉学科”的学术途径，恰恰可以看到他孜孜不倦、自谦的学术敏感性和相应的文化自觉功力。

谨表祝贺，是为序。

周华斌

2010年10月18日

（周华斌教授1965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学院。著名的中国戏剧史专家、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四届副主席。）



西山抒怀

北京西山属太行山脉，为太行“八陉”，是为大西山。近京部分则称为小西山，峰峦叠翠，村落棋布，人文瑰萃，寺观、庙宇众多。北京大西山南起房山、中经门头沟、北达昌平，奇峰遍布，沟壑纵横，长达百余里，以八达岭关沟为界。永定河穿越北京西山群峰，奔流而来泻向北京平原，奔流入海，沿途山水相依，洵具大气象。京西古道纵贯东西，途经旧时的边关要塞，连接着沿途的村镇、隘口与关塞。

余从少年起就生活在小西山的怀抱里，领略过春花秋月，西山历史胜迹的深邃。知道什么是山坡浅草中的“驴驹”、酸枣树上的“蝻蛄”，什么是京西的“薅锄”、“背筐”！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年代，接触了社会与各种出身的同学父兄，他们是劳动者，质朴的干部、耐劳乐观的农民、谦和的店员、智慧的手工业者、豪爽的矿工、睿智的知识分子、质朴的军人。成人后生活工作在西山，淳朴民风多有感受，也知道什么是世态炎凉，知道秋后耕作后的土地是平展富有生命力的，播种下的冬麦在墒情良好的土地里孕育着希望。了解，所以我深深地挚爱着这片土地，深深地挚爱着勤劳智慧的京西父老乡亲。

灵山的雄浑，大安山的险峻，潭柘山的肃穆，髫髻山的苍古，百花山的秀美，妙峰山的灵奇，翠微山的幽隐，九龙山（九峰胜坨）的孤傲，蓐福山的高敞，天太山的玄奥，阳台山的宏阔，各具特质，绝不雷同。晓看山近，暮看山低，晴看山真，雨看山润，春看山娇，夏看山黛，秋看山绚，冬看山骨。山是有性格的，有情者才感受得到。

北京第一高峰——灵山，雄浑壮阔。余早年赞曰：“山巅四月尚积矾，势压群峰锁长川，傲骨巍巍撑天地，雄踞北京第一山。”

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年代，京西宛平人民以果敢的行动进行着坚定的抗争与战斗，西山可以作证，永定河可以作证。在北京要知道京西杜家庄的“总统府”、马栏的“挺进军司令部”、西斋堂的“聂家大院”，1946年建立的“宛平人民八年抗战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后桑峪村的天主教堂。

灵水村、燕家台、川底下、三家店、琉璃渠、五里坨、模式口……印证了旧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辉煌。

历史上无数的文人骚客，置身西山的怀抱里，吟诵沉醉；徜徉在佛寺、道观里，

领略祥的意境与清静无为。笔墨讴歌，诗篇无数。这里有曹雪芹，这里有熊自得，有洁身自好的朝士，也有地位尊贵的天潢贵胄。

妙峰山声名远播，香火盛烈，农历四月倾动京城，朝顶进香，百戏杂陈，这是北京城乡民众尽情恣肆的狂欢节，在神灵面前民众可以尽享人世的平等与自豪。元宵期间，京西古幡会旌旗招展，歌吹沸天，迎神的队列庄严肃穆，这是古老“社祭”文化的遗留与延续，所传承的三种形态的古典音乐珍罕异常，起自金元时期，代表着北京古代民间音乐典范与最高成就。

京西的煤厂业，京西的运输业，无数的骡马，不尽的骆驼曾经在古道间行进。沿途村落与家族蕴涵并创造过历史的辉煌，连神明在冥冥中都对其展现敬意。

京西民谚称：“扬州的灯全，没有窑灯！东岳庙的神全，没有窑神！”窑神、窑灯只有西山独有，煤窑工豪放的性情在调侃中尽显无余。辽金以来，圈门一带的旧式煤窑所产煤炭温暖着北京，供万户千家炊爨之用，不可或缺。

石灰业、煤业平凡得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京西人民说：“协力山成玉，同心土变金。”可把灰暗岩石烧成如玉的白灰，把岩石打穿可取出乌金墨玉般的煤炭。

西山的煤有十三层，西山的石灰岩有十三层，十三太保、十三天，京西人民对“十三”数字情有独钟，没有什么不吉利的禁忌。京西凡山路都是十八盘，地狱也是十八层，罗汉有十八位，大姑娘也是要十八相送，同样也是吉祥如意的。

京西山区人民称：“平地的驴——不懂坎！”沿着京西山间起伏的山道，大台、王平村一带的山区人民用骡马把煤炭驮载到山外永定河以东的煤厂，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对北京也作出了历史的贡献。平地的骡马走不了京西险峻的山道，因为它踩不准深陷石面上的蹄窝，骆驼更走不了这崎岖起伏高峻的西山大道。大显身手的还是西山的骡马。

清代乾隆以来，永定河以东的三家店村殷家天利煤厂、五里坨村王家广隆煤厂、艾家兴隆煤厂、李家德顺煤厂、丁家义和煤厂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业主食其利达二百年，造就宏阔的深宅大院，凝聚家族的光荣，服务于北京民生，成就历史的辉煌。

灵水白、红杏、香白杏、京白梨、面酸梨、核桃、酸枣、香椿、花椒芽，各种果品山货丰富着北京人民的生活。山间生长着数百种治病疗疾的药草，有数不尽的各色烂漫山花。

站在北京第一高峰灵山上，风光无限，绿草如茵，山花烂漫，可以俯视西部的怀来盆地、悠远的黄帝城，纵览五千年的风月。五月初高耸雄浑的灵山仍是冰雪覆盖山顶，山下已是绿树吐芽，鲜花怒放。六月初灵山漫山满岭的杜鹃花怒放，染红天宇，是北京的大景观。景色壮美，无愧第一山的美誉。在斋堂七月初才能吃到成熟的红杏，而在灵山九月中旬杏子刚刚成熟。了解这种差别，才算真正地了解了北京。

砺山带河，群山中有佳泉溪流，有浩渺的永定河激流，山水相依，渔舟晚唱，孕育着生灵。龙门涧大峡谷奇峰屹立，溪流奔腾，好山好水聚集此地，生发出无尽的历

史与故事。

美丽的西山山川雄秀，人杰地灵，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此可以抱瓮灌园，蒔花采荠，可以问道于智者、牧童、樵夫，更可以与前贤熊自得对话。搞研究首要的是耐得住寂寞，有一股坚韧的毅力，还要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与不受束缚的自由心境，否则任谁也是搞不出研究成果来的。

置身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的城池和墓葬旁边，可以纵览北京 3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因为站在山上，目光可以看得远一些。

《西山问道集》汇集多篇佛教研究成果，破解了诸多历史文物的难题，汇集了著者对京西民俗的调查与关注。今予结集，以纪念那个永远消逝的历史时空。我们正被挟裹着被动地进入“现代化”，北京郊区承载着古老文化遗产的载体——乡村，几乎已经被扫荡一空。时空转换，历史与传统在当下与我们的希望渐行渐远！

著 者

2009 年 12 月 8 日



目 录

北京历史文物与考古研究

北京西山寺院佛教史事钩沉	(3)
元代王恽撰写的《宛平县京西乡创建太一集仙观碑记》	(43)
妙峰山重要历史史事的新发现(十一则)	(47)
辽代房山云居寺刊刻石经史事丛考	(78)
百花山瑞云寺蒙古汗国时期通圆懿公禅师遗行碑考	(87)
辽大昊天寺塔院以及明清隆恩寺的千年史事	(95)
清代临济宗与万安山法海寺相关史事综汇	(113)
乾隆时期戒台寺内裕轩、慕堂两先生祠堂	(174)
清道光以来北京梨园行与戒台寺善缘的历史见证	(180)
京剧大师谭鑫培与戒台寺住持妙性老人	(185)
晚清八旗第一诗人宝竹坡侍郎的西山情怀	(188)
南岗洼石桥为明万历年间永安桥的考证	(203)
永安桥建于万历四十二年毋庸置疑的确论	(206)
天太山慈善寺珍藏着与《红楼梦》有关的历史秘密	(211)
斋堂川的义和团运动	(240)
京西绿营兵及甲午战争军功奖牌	(246)
清代宛平县斋堂川灵水村历史胜迹与人物	(253)

北京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与风俗研究

大河汤汤情千古 醇酒浓浓饮一瓢 ——永定河流域文化礼赞	(267)
金顶妙峰山重兴记事	(274)
妙峰山重兴史事续记	(283)
纪念顾颉刚先生妙峰山民俗考察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侧记	(293)
门头沟旧式煤窑的开采方式与习俗	(295)
门头沟石灰业的历史及民间风俗	(314)

千军台和庄户村古幡会调查报告	(325)
千军台、庄户村幡会鼓吹乐、吵子乐、中军大曲音乐的历史价值	(340)
清代庙会活动中的幡鼓齐动十三档	(363)
门头沟区民间戏曲简况	(398)
清代碑刻记载的门头沟煤业与相关行业的调查研究	(404)
京西门头沟区的秧歌会艺事风采	(437)
北京民间香会	
——秧歌会的起源与发展	(455)
北京城乡秧歌会经典唱词选	(459)
老北京民间祭祀品物——神的化身	
——神马称谓的由来	(510)
神马在北京民间祭祀时的使用习俗	(511)

北京郊区村镇历史与古民居建筑艺术特色

京西三家店村的千年历史沧桑	(515)
西六环路上伟大的世界奇观	
——跨越丰沙铁路上的巨型斜拉桥	(538)
京西门头沟区古村落民宅建筑艺术特色考察	(541)
京西石景山区五里坨、模式口、衙门口村的古旧民宅建筑	(575)
荐福山隆恩寺旗民坟户变迁及其南宫地名的由来	(633)
关于川底下村早期宣传开发工作的回忆	(645)

北京历史文物与考古研究



北京西山寺院佛教史事钩沉



北京西山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内容丰富，门类众多，很有必要加以系统的研究。余早年曾自撰联曰：“利剑古海蜗居修伽蓝，寻仙问道徜徉步春云”，并把它凿刻在铜镇尺上，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努力学习，立志及撰写对象就是北京西山伽蓝。无聊才读书，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那段读书的时光里，居然读了不少佛家的山志、宗谱、语录，乃至寺院和尚受戒的同戒录都读了多种。渐渐读出了门道，读出了感悟，遂立志学习杨銮之写本《伽蓝记》。《伽蓝记》没有写成，对北京佛教史的知识积累却获益匪浅，通过发现感悟选定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发表了一些较有见地的研究文章，都是因为早年奠定的基础。至今难忘那15年在首图地方文献部、北图善本部的读书经历，知识的海洋是如此的渊博与宽广，那是艰辛而又甜美的历程。



三十八世臨濟義玄禪師

臨濟玄禪師

辽、金、元时期的残碑断碣在山寺尚有存留，将所载高僧大德的名号找《高僧传》、《灯谱》、《释氏疑年录》去印证，有许多未见著录。若不信查一查，许多不见记载，通理恒策、隆安选、佛日禅师、玄悟玉、玄冥颢、白涧一、容庵老人、懒牧归、慵庵坚、西云子安……，碑版塔铭中提及的许多佛教历史人物，根本无处查找，这是在实践中所发现的问题。

也许历史上北地人不善总结记录者有之，因门户之见不予采录者有之，或因遗漏不及采录者亦有之。总之留下的文献是有限的，有大缺憾的。我们可以从拾遗补缺的角度做起来，也不必完全迷信权威专家，这种缺憾弥补得多了也就成为专家了。我们把采集得来的材料系统地加以研究并连缀起来，就弥补了文献的缺憾和不足，等于就有了建树与突破。在搜集北京佛教史资料方面，周肇祥所著《辽金元古德录》稿本具有极珍贵价值，因许多金元时期的碑刻、塔幢已不存。它居然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消逝得无踪影了，真是咄咄怪事。

将现有文献及收集的资料与现存古迹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清代名载僧史的翠微山高僧

超永禅师编辑禅宗语录《五灯全书》

西山八大处圣感寺超永是康熙年间的高僧。超永，又名霁仑禅师，为临济正宗三十四世辈分。圣感寺即乾隆年间改名至今的香界寺，是八大处的第六处。他在圣感寺当住持期间，在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1683—1693）编纂《五灯全书》，这是一部汇集禅宗历代祖师机缘、法语、史事集大成的巨著。余早年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阅读过此书初刻本，刷印精良，极为精致，分装几十函，一百二十卷，200余万言。由“京都圣感禅寺住持超永编辑”，“京都古华严寺住持超揆校阅”，书前附有超永的两篇奏疏，希望将此书编入朝廷纂修的《大藏经》。版本为海内最佳版本，完好无缺，又系内府刊本，并有康熙帝御制序，当印行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后。而所谓的古华严寺，指北京玉泉山静明园内的古华严寺，超揆轮庵禅师当时是此寺的住持，也参与了编著事宜。

关于超永禅师，据有关资料其师承为：密云圆悟—林野通奇—道安静—霁仑超永。

《五灯全书》卷一百载其事迹：

临济宗南岳下三十六世随录。北京西山圣感寺霁仑超永禅师，携李姚氏子。七岁丧父，慈母抚长，矢志业儒。值崇祯申酉之变，遇兵遇盗，几死复生。功名念澹。有僧携金粟容语录见访，心生欢喜。遂入山拜谒，求示参究法。于是出俗之念愈坚。

至顺治庚寅（1650）夏，礼本郡深云果剃落。秋末辞师，造谒弁山斯。制期进堂，参一口气不来，向那里安身立命。二七日，闻隔溪锯树倒地，有省。入方丈呈见。斯拦胸扭住曰：一口气不来，向那里安身立命？师曰：不是驴胎，便是马腹。斯曰：堕也堕也。师曰：苍天苍天。斯索偈，师随口应曰：铁壁银山直下灰，鼻头依旧大头垂。如师再问安身处，老大拳头劈面挥。斯领之。自此影来吴越间，游历天童、径山、报恩、金粟等刹，机缘颇多。然拈提公案，不敢自欺。壬辰（1652）春，参安田静于福源。一日举洗钵盂话征诘。连下数十语，不契，只是痛斥诃骂不已。数日间直得无言可对，无理可伸。一日静示众，举野鸭因缘曰：众生迷己逐物，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处，顿然瓦解冰消。静问：不得动着境，为甚泻却净瓶水。师曰：百花丛里过，一叶不沾身。静曰：为甚归宗道伊乱泻。师曰：无端特地。静一日举雪峰同条话问师。

师曰：秦驻峰高，东洋海阔！静连棒打出。从此痛打数十次。几及月余。师出其不备。举同条话，把住问之。静亦曰：秦驻峰高，东洋海阔。师于言下，觑破心肝五脏，愈觉七通八达矣。安田结制定执事。静垂问曰：我要个不会佛法的。作头首执事。还有么。师便喝。静曰：佛法来了。师曰：这老汉作佛法会。静曰：怎奈一喝何。师曰：苍天苍天。静命晋西堂。一日静落堂，以杖卓于圣僧前曰：有人承当得收取去。若也收不得，自来吃一顿。师携杖至静前曰：和尚也须退身三步。静曰：山僧过在甚么处。师打曰：再犯不容。静曰：苍天苍天。师掷杖曰：草贼大败。静低头归方丈，



解制记荊，付授衣拂源流。有“安田露现一斑，直得山僧回避”之句。时癸巳（1653）佛成道日也。出世住平湖景云、慈济，孝丰圆通，上海玉芝、深雪，嘉兴德云、普明，陕西咸宁、成六，永嘉云外、护国。

康熙癸亥（1683），因征辑灯史，入京隐静万佛、三教、圆通、赵园。

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一月八日，皇上特旨，命住西山圣感寺。景云入院上堂，僧问：师登法王宝座，请阐临济宗风。师曰：杲日丽中天。曰：如何是宾中宾？师便打。曰：如何是宾中主？师又打。曰：如何是主中宾？师复打。僧拟议。师直打出曰：这是主中主。僧罔措。师曰：苍天苍天。即举临济四宾主话毕。乃曰：当时临济老汉，于潞沔河边建立黄檗宗旨。可谓宝剑挥空，不留朕迹。今古拈提，每于语下显发。师家杀活全彰，学人错会不少。山僧久欲拈出老人面目，以救膏肓。今日上堂，恰有一僧三问宾主，山僧四度痛打，也是忍俊不禁，未免当阳注破。诸仁者，简点看。于此识得，山僧许与济上老人相见。上堂，僧问：雪峰两度打僧，意旨如何？师曰：三杯酒壮才郎面，一枝花插美人头。曰：雪峰与么问，这僧如是答，且道还有过也无？师曰：大冶精金，应无变色。曰：为甚逢人便骂？师曰：泪出痛肠。曰：同行点破又作么生？师曰：换却阇黎眼睛。曰：焚香遥礼。师曰：前箭犹轻后箭深。曰：可谓珊瑚枕上两行泪，半是思君半恨君。师打曰：也须荐取好。僧礼拜曰：风云际会，千古一时。师连棒打退，乃曰：雪峰与么问？这僧如是答。大冶精金色转辉，狮儿岂受黄金索。两番打趁今佛祖魂消，数声泣骂今人天胆裂。等闲一曲度潇湘，正是太平时节。卓拄杖喝一喝，上堂：赵州道无，云门道普。与么拈提，太煞莽卤。良久曰：还识山僧么？急摇手曰：从来不打宽皮鼓。上堂，举琅琊觉曰：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树倒藤枯，好一堆烂柴。大慧曰：作贼人心虚，虽然如是，恩大难酬。师曰：是贼识贼，是精知精。简点将来，犹欠一着。圆通有甚长处，敢与么道。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树倒藤枯，苦。上堂：山河大地。墙壁瓦砾。无时不上堂。无时不说法。可怜无限人。辜负伊太煞。今日忍俊不禁。只得再下脚注。耳闻者聋，眼见者瞎。上堂：诸人知处，良遂总知。穿衣吃饭，有甚么难。良遂知处，诸人不知。穿衣吃饭，莫道不难。祇如南泉入园抛出瓦砾，且道是警觉这僧耶，不警觉这僧耶。翘一足曰：王老师，惯向庄上吃油糝。上堂：黄面瞿昙，三百余会说不尽的，阙齿老胡。十万里程传不到的，山僧今日特地露布，惟冀诸人直下荐取。良久曰：会么？逢人莫错举。上堂：僧出才礼拜。师摇手，僧忪罹而退。师椎胸曰：苍天苍天。乃曰：华岳崔嵬。到者须是其人，黄河浩瀚，弄潮全凭好手。个个常光现前，且道阿谁知有。眨得眼铁壁银山，跨一步移星换斗。你等长连床上菩萨子，只知昼见日夜见星，那晓当年菩提达摩来时无口。喝一喝。佛成道日上堂：无端特地，毒胎深结。正觉山前，虚空迸裂。拾得丽水金，用作新罗铁。以拂点。：。午夜星别不别，复画○。奇哉奇哉，证龟成鳖。除夕小参：小尽二十九，大尽三十日。兔走鸟飞疾似梭，茫茫几个知端的。结角在罗纹，今宵好委悉。顾视左右曰：形山有至珍，切忌轻抛掷。观音诞日上堂：草色芳菲，花光缥缈。

须弥顶畔，杲日高升。蟠桃枝上，春风未老。钟声短的短，长的长。鸟声大的大，小的小。顾左右曰：会不会，了不了。一片大悲心，狼藉知多少。

京都万佛入院上堂：全提正令，岂在多端。金锤才动，宝剑光寒。志士宁容缩手，良马哪用挥鞭。括古包今，篆不雕之心印；超声越色，演不说之真诠。焰续条条，玉烛花敷。井井青莲，承谁恩力。鉴在机先。喝一喝曰：非常人荷非常事，扶竖门庭不等闲。观音大士诞辰，值本师静老人百日。上堂：双林树下，披襟沥胆。大抵无端规模。金将炉冶，玉切砧砧。且约三章法，应遵七事符。勒回河北千年运，直溯曹源万迭波。圣驾幸山，谢恩。上堂：驾临古寺，春满寰区。大毗卢顶应身，优钵昙华吐焰。山河大地，尽作琴声。万象森罗，俱随妙舞。尧仁广被，位永固于金轮；舜德恒新，寿弥坚于宝祚。仰祝无疆睿算，所贵正法流通。竖拂子曰：大众还委悉么？须识皇恩造化同，一切含灵承此力。挥拂子下座。圣驾侍皇太后幸山，谢恩。上堂：千峰如涤净无尘，恭遇宸游雨露新。胜义谛中彰胜义，慈仁行处见慈仁。巍巍乎全彰大用，荡荡乎显发纯真。胸宇早分无量寿，顶珠常照百由旬。仰瞻一片溪山色，共沐皇恩不尽春。示众：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更有一人得个甚么？顾左右曰：好不增一毫，丑不减一毫。晚参：提婆以一针投水，为甚龙树大士便喜？恩深无语怀抱，分明圣人之道。不可名而可见者此尔。以拂画圆归方丈。僧问：世尊初生，云门一棒，世尊过在甚么处？师曰：若是凤凰儿，不向那边讨。僧参人方丈便喝，师亦喝。僧又喝，师把住曰：山僧被汝一喝。僧拟议。师拓开曰：门外汉。师路逢一僧拦住曰：求和尚说说。师劈面一掌。僧无语。师曰：元来元来。僧参，师问：从哪里来？僧于地上画虎○此。师以杖作擎叉势。僧复于相上加一日字，师与抹却。僧复拟画相，师连棒打出。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师以杖作舞！僧翘首。师打曰：古佛过去久矣！问：维摩方丈不以日月为明。和尚方丈以何为明？师展两手曰：道甚么。曰：直得某甲有眼觑不见。师曰：将谓将谓。问：大事已明，为甚亦复如丧考妣。师蓦与一推曰：果然有口只堪挂壁。师曰：二时粥饭聾。僧沉吟。师打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问：赵州看二庵主，意旨如何？师曰：道路各别，养家一般。曰：为甚肯一不肯一。师曰：莫将闲学解，埋没祖师心。颂文殊三处度夏曰：暇即游兮倦即眠，玉容常醉彩楼前。春风起处杨花乱，江月重重雪里天。颂调达谤佛曰：韶光三月景和融，锦绣山川处处同。碧瓦晓烟寒食雨，朱帘晴卷杏花风。颂初祖只履西归曰：达摩从来东土，缘何说个西归去。空棺只履大分明，知音乌用频频举。颂鸟窠吹布毛曰：冤家历劫难回互，出鞘龙泉劈面寒。触瞎一双青白眼，漫天覆地绝人烟。颂国师三唤、侍者三应曰：流莺声老绿杨中，啼落南枝一点红。莫谓东君无管待，更加煦日与和风。颂百丈野狐曰：描不成兮画不全，桃花如锦柳如烟。饶君题尽招魂赋，输我安闲自在眠。颂云门干矢橛曰：玉鹭飞归芦荻渚，芙蓉窈窕秋光前。世间无限丹青手，到此都卢画不全。颂黄龙三关曰：有个生缘，帽大衣宽。爱吃梅实，不顾牙酸。我手佛手，出乖露丑。才涉思惟，披枷带扭。我脚驴脚，鸢飞鱼跃。一种风流，谁能领略。